

和女生合租是怎样一种体验？

我的合租室友是个美女。

某次喝醉，第二天醒来她给我发了个视频，视频里，我一边唱歌一边修卫生间的水管。

更离谱的是，我还跪在地上，向她求婚，请她别搬走，永驻我心。

就在我万分尴尬的时候，她红着脸问我：「你昨天说的话，还算数吗？」

01

事情要从我遇见我那奇葩前女友说起。

我叫郑健，一个妇科医生。

作为妇产科男医生，我经常被人这样问：「出诊的时候遇到熟人怎么办？会尴尬吗？」

我会深吸一口气，眉头紧皱，轻车熟路地表演迫不得已：「尴尬，当然尴尬。」

还要叹一口气，最好能流露出一丝羞涩。

但实际上的答案是——

「你对着电脑码字尴尬吗？在流水线上拧螺丝钉尴尬吗？你不尴尬，我有什么可尴尬的。一天看几十个病人，早就麻木了，那不过就是一堆零件罢了……」

但我不能这么回答，这么回答会显得我很变态。尽管，这都是实话！

不过，今天却实实在在尴尬了——

因为我一推门，就看到了前女友彭嘉。

确切的说，是我的初恋，也是我的黑月光。

她躺在检查台上，双腿高抬，包裹着黑色丝袜的腿快要怼在我的脸上。

「嗨！郑大夫，好久不见！」她脸上还挂着标准的甜美笑容，语气甜腻亲昵。

我一怔，脱口而出：「你怎么来了？」声音又高又急。

显然，我尴尬了。

一旁的护士看看我，又扭头看看她，脸上浮出一幅「我懂」的表情，随后竟然关门离开了。

彭嘉轻轻笑了一声，眼神调皮地打量着我，像她在大学食堂第一次见到我就喊我去给她打饭时一样。

这种尴尬到恨不得被烘干成标本的时刻，我在想些什么呢？

是让前女友自己脱掉裤子，还是我帮她脱？亦或是，右手开门逃跑、左手自戳双目，以证清白？

NO, NO, NO。

都不是，答案你肯定猜不到。

我满脑子想的居然是彭嘉挂在旁边的香奈儿 CF 包。

你问我一个土直男怎么会知道这个包叫 CF，那说来话长了。

彭嘉是我大学同学，也是我的初恋。

我其实是个普通男人，没可能会被当时已经风姿绰约的彭嘉看上，曾经我问过她这个问题，彭嘉却笑而不语，但很快我就知道为什么了。

因为我老实听话，能满足彭嘉最彻底的公主欲。

在我们恋爱的岁月里，彭嘉最爱做的事就是拷问我，用各种问题。

譬如：

——「亲爱的，BF 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」

我摇摇头。

「BF 就是 boyfriend，就是你。」

「哦！」

「那 CF 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」

「Chinese friend？中国朋友？」

「什么呀，记住了，这个香奈儿 CF，是 BF 买的。」

我点了点头。随即看到了价格——两万三？？？

这包也就能装下个病历本，竟然这么贵。

彭嘉笑我是土包子。为此我开始偷偷攒钱，做家教、递过传单、大冬天去美术学院做人体模特……总之，就想在生日当天给她一个惊喜。

没想到，就在她生日前一天，彭嘉和一个年龄比我大两倍的老头跑了。

当时，我年纪还小，以为这样的付出叫「真爱」。

现在有一个更好的词，可以概括我的这段初恋了——「舔狗」。

但是彭嘉有一种魅力，就是哪怕我被她这样对待过，还是无法对她讨厌起来。

正当我要继续问她来这里的原因时，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。

彭嘉有些不耐烦地从检查床上坐起来，接起电话。

她的白眼翻到了头顶，只剩一片绯红的眼影，但语气还是甜美可人。

果然是久经沙场的「成熟都市白领」。

电话听上去是彭嘉上司打来的，催她赶紧到某个地方，有重要的事情。挂上电话，彭嘉就提上她的香奈儿 CF 包往门口走。

她这副说风就是雨的做派，和我认识她的时候一模一样。

我暗中松了口气。

就在此时，彭嘉又转身回来，用不容置喙的语气命令道：

「听好。今晚给我打电话，要不我明天还来。」

「哎，你电话多少来着。」

「自己想。」

02

晚上回到家，我把手机里按键的灰尘都看得清清楚楚，还是没想起彭嘉的电话号码。

那是因为分手时，她对我进行了全方位的拉黑，连闲鱼账号都没放过。

在这个网络信息时代，能做到把一个人的联系方式全面去除，比让全球的蟑螂灭绝还难。

但彭嘉做到了。

本来我想就这样算了吧，结果微信提醒我收到了一个好友申请。

头像是一个女人的下半张脸，只露了鼻子以下，口红妖艳、嘴角微扬，魅惑而神秘，很是彭嘉的风格。

我看了一眼这个微信加来显示的手机号——没错，就是她。

我顿了顿，通过了好友申请，然后有些紧张地立刻锁屏。

我握着手机，想着应该怎么措辞、怎么和彭嘉进行一场对弈，探听她到底打着什么鬼主意。

结果手机亮了。

我一看，是她先发了信息。

我点开，心跳直接漏了半拍，刚刚努力建立的清醒坚定直接崩塌。

是一张自拍，一张穿着白衬衣、格子短裙的自拍。阳光下，她身上的白衬衫微微透光。

依然只露出了嘴唇和下巴。但我看得愣神，仿佛回到了曾经不顾一切付出的舔狗岁月。

彭嘉还是那么迷人。

就在这时，一张新的自拍又传了过来。

只见白色衬衣褪到肩头，露出里面粉色的比基尼，而比基尼的带子就那么松松垮垮挂在白皙的肩头，看起来随时要滑落似的……

但这些都不是重点。

重点是——她露出了那张绝色倾城的脸。

但那张脸，并不是彭嘉！

这时，我才蓦然想起什么，赶紧又看了一眼这个人的微信号。

彭嘉微信号的尾数是「8」，但这个号码的尾数是「6」！

这不会是什么新型电信诈骗吧？

我想到前段时间，老刘也在交友 APP 上认识了个女模特。

恋爱五天，转账十万。

如果不是警察找上门，说他老婆被刑事拘留了，他打死也不会信自己的小贝贝是个二百三十斤的抠脚大汉，比他还邋遢的那种。

就在这时，手机电话响了。就是那个号码！

我接起来没有说话，对方却主动开了口。

「啊，嗯……」一阵缠绵悱恻的气声，我仿佛能感觉到温热的鼻息喷到了我脸上！

接着她又说，「照片喜欢吗？怎么不理人啊你。」

我装不下去了，支支吾吾回答了一句：「你是不是找错人了。」

电话那头一片沉默，随即响起一声巨大的尖叫。

在那阵尖锐而高亢的女声中，我总算是想清楚了一件事——

就算是电信诈骗，那我也得整成被告！

我慌乱地说了一声「对不起」，然后赶紧挂了电话。

但是我转念一想：我对不起什么？是她加的我啊？我也没跟她要那些照片啊？

这时我才松了一口气，继续躺在沙发上刷抖音了。

我以为，这事儿就这么结了，没料到却引起了更大的波澜……

03

第二天晚上，我被迫和彭嘉再见面了。

在一家门口摆着自由女神雕像、背后却镶着盘古开天地壁画的五星级酒店。

这是市里新开的豪华场所。从住宿到美容到美食，对外号称：所有关于享受的需要，都能在这里被满足。

她约的是这里面的牛排馆，据说每块牛排都是从澳大利亚坐飞机来的。

选这里，很彭嘉。

牛排馆里人不多。

我还在打量隔壁桌的老外，她已经端端正正切着一块血汩汩的三分熟牛排。

我实在是忍不住：「之前我拍个蚊子你都说血腥，现在吃生肉倒不怕了？」

彭嘉白了我一眼：「你懂什么？我在补充血红蛋白。有什么话，吃饱再说。」

我不爱吃生肉，便看着彭嘉挺直腰杆、手臂和桌子保持着优雅的角度，如同一台精密仪器——切肉、吃肉，再摇晃右手边的红酒杯，然后喝下去。

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变成这样的呢？我还没有思考出答案，她却对我下了手。

她切下一块肉，喂向我：「健哥，来，张嘴。」

我摇了摇头。

她的手僵持在桌子上空，用命令的眼神看着我，嘴巴却嘟着撒娇：「给个面子嘛。」

我认怂地捂了捂肚子：「真不行。」

彭嘉把肉塞到嘴里：「没劲。」

我不自然地别过头去，等到再抬头一看，彭嘉已经脱去了风衣外套，身上只剩一条黑色真丝抹胸连衣短裙，卷曲的酒红色长发挽在左肩，右边耳朵上的流苏耳环闪闪发亮。

我忍不住了，问她：「你到底要干嘛？借钱吗？你说多少，我借你。」

彭嘉笑了笑：「是要找你借个东西，因为我想和你生个孩子。」

说完，她双手托腮看着我，胸部被两只手活活挤出了一条又长又深的沟壑。

「不用你养，你只需要提供你的——基因就好了。相应的，我还会给你一大笔营养费。」

开玩笑吗？以彭嘉的容貌和条件，想找谁不行，为什么非要找我？

显然，彭嘉也猜到了我在想什么。

她说道：「不瞒你说，和你分开后我也谈了不少男朋友。没有一个像你这样绅士。别的人，我不放心他们做我孩子的爸爸。」

我傻了，正想反驳彭嘉这个荒谬的主意，彭嘉的手机又响了。

熟悉的甜音接起来，熟悉的一边说应付话一边翻白眼，没说几句，她用眼神示意我等她，站起来往外面走去。

04

我看着彭嘉的身影出了门。

这时，从背后传来了一个年轻的女声——

「我可算找到你了！你干嘛不接电话？」

我回头，看到背后站着一个女孩，穿着一袭红裙。

「你好？你找谁？」我纳闷地问。

她白了我一眼，一字一句地开口道：「找你。你干嘛不接电话。」

我才猛然想起，这是昨天晚上给我发自拍的那个比基尼女郎！

我忍不住上下打量她。

她狠狠白了我一眼：「怎么，没看够啊？」

话音未落，她就把手伸进我的裤兜里，左右摸索起来。

她的脑袋在我胸前晃来晃去，手从这个兜翻腾到另一个兜……

「诶诶！」我一时之间没反应过来，上身已经被她摸了好几把。

「手机拿出来。我跟你讲，如果你私藏我的照片，或者发上那些莫名其妙的网站，我肯定告你。我咨询过律师了，你要是这样，至少判三年。」

她继续要往我裤子四周摸。

我一边护着自己的身体，一边赶紧说：「放心！早删了！」

她半信半疑。「不信你自己看。」说罢，我把手机递给了她。屏幕上全是她来的未接来电。

红衣女郎拿过手机，一屁股坐在旁边沙发上。

我站也不是，坐也不是，有些手足无措。

她突然向我发问：「诶，你叫什么？」

「郑健。你呢？」

她瞥了我一眼，打开了自己的话匣子。她说，她叫大虎，大小的虎，老虎的虎。

至于她为什么会发照片给我。

她往沙发背上一靠，大大咧咧说：「喝多了，想发给男朋友的。没想到发错了。」

说完，她又补充了一句：「哦，前……前男友。昨天刚分的。」

「恭喜。」我随口敷衍了一句。她白了我一眼，不再说话。

一杯水的功夫，大虎把我手机翻了个遍。

我说：「没找到？」

她笑了笑，把手机扔给我，屏幕上赫然是波多野结衣的最新写真，文件夹名字却叫：养花施肥技术大全。

我想要解释，那是损友老刘发给我的，但是又没好意思张口。

大虎冷笑一声：「算你识相，的确没有。但你也别装什么正人君子。」

「我没装……」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想跟她解释。

这时，大虎往窗外瞥了一眼，冷哼一句：「这事儿没完！」然后翩然离去。

我愣在原地，实在不知道我的生活这是怎么了。

不倒霉则已，一倒霉连皮带肉。

正恍惚着，彭嘉回来了。她一下挽起了我的胳膊，脑袋歪向我的肩膀，贴着我的身体。

我脑子开始发懵。她亮出一张房卡，在我眼前晃了晃，语气更加亲昵：「今晚你就别走了！」

我感觉脑子嗡地一声，炸了。

彭嘉上一次对我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，是毕业的时候。她要跟我分手，但却要先跟我发生关系。我觉得这是羞辱，没有赴约……

这一次，我同样无法接受。这既是对她不负责，对我也是一种侮辱。

我甩开了她的手，说出了最拙劣的借口：「我今晚得加班。」

「加班？妇科还有加班的？」彭嘉不信。

「你要不信，那就跟我一起去。」我确定她肯定不会去。

「我可不去。我上去做个脸，正好别人刚送了我白金会员卡呢。」彭嘉翻了个白眼。

「好的，服务员，买单。」我赶紧行动起来，把银行卡递给了服务员。

信用卡的提示信息发了过来。

我打开一看，心凉了半截。盛惠三千五百块——大半个月的工资就这么没了。

但来不及想了！

我快步走出牛排馆，终于呼吸到了新鲜空气。

05

甩开彭嘉后，我心里一阵轻松，钻进走廊尽头的厕所撒了泡尿，好好洗了把脸。待我优哉游哉地坐电梯下来、到了大堂准备离开时，居然又一次看到了大虎。

大虎正站在酒店大堂，跟一个西装革履的老头吵架。周围有人围观，但没人敢上去劝架。

这个大虎，真是挺虎的，怎么走哪跟人吵到哪。

想到今天事儿已经够多，我不想再惹事了，准备偷偷溜走。路过前台，却听到前台正在讨论，原来骂大虎的是他们的老板，似乎是因为一些工作上的琐事。转头一看，大虎在捂脸啜泣。

说不上为什么，我有些火冒三丈。

老板就能这么欺负人吗？大庭广众之下，把女孩骂哭，这叫什么事？

可能是喝了点红酒的缘故，我的正义感爆棚，快步走到大虎身边，一把搂住大虎的肩膀：「宝贝，你怎么了？」

随后，我还恶狠狠地瞪了那个老头一眼。

大虎很明显吓了一跳，老头的眉毛也飞了起来。

我得意洋洋：「在这里工作不开心？辞职，我养你！咱家不缺这点钱！」

大虎就是个人来疯，听我这么说，一把拉住了我的手，仰起脖子冲着那个老头说：「听见了吗？有的是人养我！」

老头一脸疑惑，指着我说：「这你男朋友？」

我也冲他点了点头，说了一句：「嗯哼！」

真不知道彭嘉给我喝的是什么酒，后劲这么大，能让我这样口出狂言。

老头端详了我几秒，笑了，说：「行，你带她走之前，把砸坏的东西赔一下。」

我「哼」了一声：「砸的什么？我双倍赔！」

大虎指了指旁边：「一个花瓶而已。」

我的酒立刻醒了大半，看着旁边地上的各种碎片。

这玩意儿一看就不是便宜货。

大虎看我的眼神，充满了信任，仿佛我们是一个战壕的挚友。

我拿出信用卡，递到她的手上，故作潇洒地说：「赔！」

老头说：「双倍就不必了，正价赔偿就行。」

信用卡的短信提示音一响，我的酒彻底醒了：这还不是双倍？

但我没有问出来，因为大虎就在我的身边。

站在酒店门口，凉风习习，我心里也冷飕飕的。但我还是故作镇定地说：「赶紧回家吧，一个女孩子，别总跟人吵架。」

大虎点了点头：「谢谢你。钱我微信转你。」

我可能喝了酒又吹了点风，头痛欲裂，挥了挥手打发道：「都是朋友。」

大虎站着不动，突然问我：「我能不能去你家借宿一晚？」

随即，她把我拉到一旁，说怕「上司」找她麻烦，她一个人住，不方便。

后面怎么答应的大虎，我已经忘了。

我只记得，我带她回到家。出租车上，司机夸我好福气，找这么漂亮的女朋友。大虎笑嘻嘻不说话，然而一到家就鞋子一脱，沙发上一躺，打开了电视。

跟主人一样问我：「有没有冰啤酒啊？」

我头痛得要死，根本顾不上她，让她直接去冰箱翻，随后就去睡觉了。

06

第二天醒来，我对昨晚的事时而清醒时而糊涂。

但当我打开门，看到桌上摆满了丰盛的早餐，我还是吓了一跳。

「你还没走？」

大虎坐在沙发上，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反而仰着头问我：「吃什么？」

我一看，中西合璧，又是三明治，又是牛肉面，又是牛奶，又是豆浆……

「你做的？」

「算是吧！」

我已经好久没有好好吃过一顿早饭了，心中竟然有些感动。但是，我还是要装得镇定一些，先来个三明治吧！

我正吃着，大虎突然问我：「你家钟点工一般什么时候来？」

我噗嗤笑了：「开什么玩笑，你以为我是阿拉伯王子下凡啊。我一个人住，自己打扫自己。」

「那你雇我吧。」说完，大虎站起来，还朝我鞠了一躬。

我看着她：「太夸张了！」

大虎却说：「我还会做饭、洗衣服……」

我敷衍道：「知道，毕竟你在酒店工作。怪不得你会在那里碰到我。」

大虎：「对，专业的，而且我不要钱，我还给你钱！」

我看向她：「什么意思？」

大虎：「就是，我帮你做饭做家务，然后，你把那个空着的卧室租给我……」

我：「啊？」

大虎：「哎，你要不同意，就算了，我今天去跟经理下跪道歉、接受凌辱，就说我男朋友说了，不养我了。」

大虎一边说，一边往门口走，但是明显步伐缓慢……

我喊住她：「诶，约法三章，你住我这儿的事，不能被任何人知道。」

大虎转过脸，冲我灿烂一笑。

「那我去收拾一下，晚上见！」

说完，人就没影了。

临走的时候，我发现了厨房里的几个外卖袋子，它们本来是用来装各种早点的。

订单纸条上的备注是：「我爸很凶，千万不要敲门吵到他。」

我竟然忍不住笑了。

07

就这样，我居然和素不相识的大虎开启了同居生活。

还真别说，这确实是我活三十二年来第一次和女人同居。说不紧张是假的。

毕竟，还是跟这么漂亮的一个女人。

原本我以为，这个看起来漂漂亮亮像小公主一样的女孩，不到几天就会露馅，让我给她端茶倒水各种伺候。结果还真是我想错了。

我不仅仅从此告别外卖，每天都能吃上大虎做的家常菜，家里还大变样——本来是一个乱七八糟的单身汉屋子，两天之后，就像我刚搬进来时一样亮堂干净了。

这天晚上下班回来，看着大虎新买的花插在桌上的花瓶里，我终于没忍住，问了她的。

「大虎，你是不是谁雇来暗杀我的啊？」

大虎从厨房出来，把菜放好，翻了我个白眼，「你以为你谁啊？和坤啊？送你上个断头台用得着这么伺候的么？」

我嘿嘿一笑，拿起筷子吃起来。

大虎走到客厅的置物柜上，看着一个塞了半罐硬币的玻璃罐。

「我注意这东西好几天了，你存这么多硬币干嘛？」她打量着罐子，问我。

我边吃边抬头，看了看，说：「哦，这是以前朋友送的。当时零钱一大堆，不知道放哪里，就往里面扔，就越存越多了。后来一个懂算命的朋友来我家玩儿，看到这个，说这罐子真的满了的那天，我就能遇见我的真命天女。」

大虎嗤笑：「这你也信啊？那你可不是拼命往里塞？」

「当然不信了，我就当听个乐子，而且这几年想存也存不满了。现在谁还用真钱啊，更别说硬币了。」

「怎么，自己寡王，怪咱国家经济和科技飞速发展啊。」大虎笑了。

这时候，有人敲门，大虎起身去开门。

是一个快递。

大虎拿过来，在旁边拆开，我俩都惊了。

是一大堆壮阳补品，还有一瓶里面泡着蛇的、乌漆嘛黑的酒。

我正想为自己解释，大虎从里面拿出一张卡片，念起来——

「健哥，今天开始每天多吃点。枪好，子弹就好，么么。」

我不敢说话。

大虎也看着那张纸条沉默。过了一会儿，她抬头，憋着笑，作势要拿出杯子来给我倒那瓶蛇酒。

我赶紧拦，没拦住。

倒好酒，大虎拿过来放到桌子上，笑着说：「可别辜负了人家的心意啊。」

我无奈地说：「什么跟什么啊，她是不是疯了啊，我这倒霉催的。」

大虎好像有点好奇：「谁啊？谁疯了？你女朋友啊？」

我摇了摇头：「一个很麻烦的人，特别麻烦……希望你别遇上这么麻烦的人。」

大虎呵呵一笑：「我怕谁啊？我是出了名的婊见愁，多麻烦的女的，遇上我都得退一边去。」

说罢，大虎恢复了那种鬼灵精怪的样子，把那杯壮阳酒推了过来。

大虎捏着嗓子说：「健哥，补补吧，么么。」

我赶紧假装没听到，扒拉起饭来，顺便把电视的声音开得更
大。

大虎在旁边看着我慌乱的样子，眼里带着点笑意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不太敢看她。

08

最近几天早上，我都是健步如飞地到医院，逢人便打招呼，也
不知道哪来的精神头。

不过这天我刚坐下来没几分钟，就被主任叫走了。

主任开门见山，问我愿不愿意转到肛肠科。我当时就愣住了。

主任看我没说话，继续跟我做工作，说我不用上手做手术，主
要还是负责仪器检查，现在医院也有经济压力，可能要取消掉
一些科室，变成专科医院……

我问主任，那就不能变成妇科专科医院吗？

主任摁灭了烟头，笑了笑。

「小郑，你当医院你家开的啊？一个大小伙子，别总惦记妇科
那点事儿！」

我有些失落地走出办公室。

尽管，作为一个男妇科大夫，我总是引人侧目，但这是我的专业。不过，更伤我的是主任的那句话：「你当医院你家开的啊？」

妈的，如果我有钱了，我真就要开个妇科医院！

「郑健！」

一扭头，彭嘉？

彭嘉直接进了科室，把门一关。她浑身香气扑鼻，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。

我假装很忙：「彭嘉，我得工作。」随即赶紧摁下了叫号系统……

彭嘉哼了一声，把挂号凭证往桌上一拍：「我挂了十个号。」

躲是躲不过了……

「彭嘉，我推荐你去更好的医院，我这儿真的……」

彭嘉突然眼泪汪汪地看着我：「健哥，你一定帮我！」

「不是，彭嘉，你也看到了，我就是个妇科大夫，我能帮你点啥呢？」

「帮我生个孩子！我买你的精子，你开个价吧。」

我没有想到彭嘉能说出这样的话。

「彭嘉，你疯了吗？你以为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？」

「健哥，我知道我伤害过你，当时都是我不好。只要你愿意，我可以给你一大笔钱。」

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，连着按了十下叫号系统，终于有新的病人进来了。

彭嘉对我下的逐客令并不生气。

她微微一笑：「你再考虑考虑，拜拜。」

她扭动的腰肢、咯噔咯噔作响的高跟鞋声，都令我感到莫大的耻辱。

这时，我收到一条微信。

是大虎发来的。

我打开。是一条视频。我刚打开就赶紧按了静音，因为视频一上来就是大虎惊天地泣鬼神的吼叫。

我调高一点点声音，看了视频，发现好像是家里的卫生间水管漏水了，但不是很严重。

可是听刚才那动静，大小姐已经要吓晕过去了。

我告诉她，先弄个盆接着，我很快就要下班了，回去我弄，你别弄，出去逛逛，别水管爆了吓死你。

大虎回我：「我跑了，万一水管真爆了，你家淹了怎么办啊？」

我已经被彭嘉弄得生无可恋，自暴自弃地回她：「家淹了我赔得起，你吓死了我赔不起。」

没几秒，大虎回了我一个她蹲着和漏水管子的合影。她很俏丽，还朝我比了个中指。

我笑了。

不知怎么的，糟透了的心情好像好了那么一点点。

09

下了班，我去找东北烤肉店找老刘，没忍住，把彭嘉的事跟他说了。

老刘立刻给我点了二十串腰子以形补形，还说这顿饭他请定了，算是入股了我的傍大款基金。

我有些无语，闷了口扎啤。

扎啤冰凉，滑进我的喉管。

而一旁的老刘慷慨激昂地展开了演讲。

「现在不是男女平等吗！怎么女的能傍大款，男的不行？这不公平。哥们儿支持你，支持你傍大款、有更好的生活！多吃点烤腰子，给你壮行。」

说完，老刘又递了串大腰子过来。串店旁的路人纷纷投来鄙夷的目光。

但老刘浑然不觉，继续喋喋不休。

「健啊，你是不是有内啥情结啊？我跟你说，那你可真不合适啊，你这每天的工作，对吧！那人家彭嘉，不就是跟个老头好了吗？人家也知道错了，这不是带着大额财产，回头找你来了吗？你还有啥不乐意的啊！你都打了多少年光棍了。」

「诶，老刘，我怎么感觉你拉偏架？」

「咋是偏架呢，我就是帮你梳理一下思路。你想，你要是对彭嘉没想法，你怎么会跟她吃饭，还是五星级酒店！你这就是当局者迷！」

「不是，我去跟她吃饭，就是叙叙旧。」

「诶呀，你能因为彭嘉的事闷闷不乐，就说明你心里有她，这点事咋还不明白呢！你看把你愁的，这一杯一杯又一杯的，都没咋吃肉！彭嘉前两天都跟我说了。」

我听到这儿，瞪了他一眼。老刘自知说漏了嘴，只好从实招来。

原来，彭嘉给他的网吧投资了。

「我就知道你被她……收……收买了！」

我喝得醉醺醺，说完这些，已经有些神智不清。最后，我是被老刘扛回家的。

但是在喝得彻底醉过去之前，我脑子里面却一直有件事情，好像和大虎有关，却怎么都想不起来。

我只能模模糊糊想起她那张明媚俏皮的笑脸。

第二天，我起床，收到了十条老刘的微信——

第一条点开，全是老刘，卧槽卧槽的声音。

第二条，老刘激动地说，他能理解我拒绝彭嘉了。

第三条，他开始详细描述看到大虎的情景——一个女孩，长得挺美，身上还穿着我的大衬衣。

这都不算什么，她竟然还从老刘身上接过了我，把我扛进了卧室。

老刘说起这些的时候，语气中都是羡慕。我却满心尴尬，发誓再也不喝酒。

我挠挠头起床，发现已经是日上三竿，桌上摆着清粥小菜，大虎不在家。手机里有一条大虎发来的微信，里面是一长段视频。

视频里，我一边唱歌一边修卫生间的水管。

我在视频里的样子傻极了。

我看了一点，赶紧关掉。

这时候我才发现，自己手上贴了好几个创可贴。

我的老天爷，我昨天晚上到底干了多少蠢事？

我没敢多想，赶紧起床，急匆匆赶去上班。

在单位变为专科医院前，我还是得好好工作。

到医院，院长带人来科室巡查。我正盯着一张彩超看得入神。

院长表扬了我。主任临走时，看我的眼神很复杂。

这一切是福是祸？我也不知道。

但是，我又能做些什么呢？

10

第二天一早，我就被叫到了院长办公室。

我刚想说话，却看到院长拿出来几张照片，问我认不认识照片里的人。

我一看，这不是我跟彭嘉吃饭那晚的照片吗？

我心觉不妙，还是硬着头皮说：「认识，这是我的高中同学。」

院长：「她找你是为了那个事吗？」

院长用词如此谨慎，我立刻就明白了，连忙否认。

我说：「院长，的确她有暗示，但是我拒绝了。」

院长：「拒绝？既然拒绝了，为什么她第二天还会来医院找你，而且连挂了十个号？小郑，你知不知道，这是违法！」

我懵了。

我不过是拒绝了前女友的开房要求，怎么就违法了呢？

院长黑着脸，继续问我：「小郑，而且，以你现在的医术，根本还达不到执行这个手术的标准，妄做手术是违法的。」

我一怔：「院长，您是不是误会我了啊？什么手术？」

院长把一个信封递过来，里面是几张要为彭嘉做取卵手术的单子，下面赫然签着我的名字。

我的头嗡的一声，拼命回想当时的一切。

我确定我没有为彭嘉签过任何单据，这是哪来的签名呢？

医务人员私自做人工辅助生殖，是绝对违法的！

我向院长承诺，一定会把这个事情调查清楚。如果我真的违规操作，愿意承担一切后果和责任。

但即使如此，院长还是决定要给我个处分，让我暂时「休息」。

彭嘉的电话打不通。我只能联系老刘。老刘支支吾吾，我直接去了老刘的网吧，彭嘉果然在他办公室坐着。

我把照片和单子拍在了桌上，问彭嘉怎么回事。

彭嘉眉毛一挑，反而反问我为什么要出卖她。

「我的确找人偷拍咱俩约会，但是，根本不是这个角度，你手里的这些照片，是其他人拍的。」

「彭嘉，你现在到底是什么身份，吃个饭都有人拍？」

老刘出来打圆场：「你俩坐下来慢慢说。」

「老刘，咱们这么多年兄弟了，我是没钱，但是，你也不该为了钱就这么出卖兄弟。我的签名是不是你模仿的？这是犯法你知道吗？」我咆哮。

彭嘉也生气了：「你喊什么喊，买你精子是看得起你，你以为我非你不可呢吗？给你个机会赚点钱！你看看你，跟当年一样。」

「我当年怎么了，彭嘉，要不是你，我博士都念完了！」

彭嘉笑了笑：「妇科博士，一天到晚在那里研究女人的零配件，还不是只摸过我一个人的手？」

「彭嘉你太过分了！」

我转身就走，老刘追了出来，让我别冲动。

他妈的，老子就是个堂堂正正的妇科医生，怎么了！

11

晚上，我垂头丧气回到家中。

大虎正躺在沙发上看网剧。看到我回来，竟然只是一句轻描淡写的：「回来了？」

我没有力气回答，只是走过去坐在了一边。

「饭给你留好了哦，自己去热下就行。」大虎瞄了我一眼，还是继续躺在那里，目不转睛地看剧。

「你坐起来看，对眼睛不好。」我忍不住想管她。

她听话地坐了起来，让我坐到她身边，一起看剧。

大虎的眼睛就没离开屏幕。

我拿起桌子上的几罐啤酒，咕咚咕咚喝了起来。

大虎跟着剧情一起一惊一乍，时不时地能碰到我胳膊。大虎的胳膊冰凉、皮肤光滑。我想起彭嘉辱骂我的话，说我只摸过她一个人的手。

我酒量还不错。

但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一罐啤酒下去，就好像有点晕了。我胆子一硬。

「大虎？」

「嗯？」

「我能和你拉手吗？」

大虎扭头看向我，忍不住嘴角上扬。

「不能！」大虎拖着长音拒绝我，却把头靠向了我的肩膀，头发垂到了我的掌心。

我心跳飞快，一把握住了大虎的手，和她十指相扣。

沉默良久，大虎问我：「你这几天干嘛去了？」

我忍不住把自己这几天遭遇的事全都说了出来。

我知道，男人沉默是金。但当我面对大虎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，总感觉自己有说不完的话。

大虎问我：「你恨你的前女友吗？」

我想了想：「不恨，就是觉得她有点迷失自我，替她着急。」

大虎又问：「那她如果有一天，又重拾自我，回来找你了呢？」

我叹了一口气：「如果她真的能够重拾自我，那我们就不会分手了。」

说完，我忍不住干笑了两声。然而，大虎却没有跟我一起笑。

我不解地看向大虎。

而她却一改往日嘻嘻哈哈的模样，看着我一字一顿地问了一句让我解的话。

她问：「你昨天说的话，还算数吗？」

我说什么了？

大虎一愣，说没什么，就是句玩笑话。「我去洗个澡，你弄得我都臭啦！」

说完，大虎起身走进了浴室。

我不解。直觉告诉我，或许手机里有答案。

我翻出手机，再次打开大虎发来的那个视频，才发现视频里，我跪在地上，向大虎求婚，请她别搬走，永驻我心。

我看得满脸通红，「永驻我心」这样的词，我到底是怎么说出来的！而最尴尬的是，我半跪着，捧着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破铁环，嚷嚷着这是我送给大虎的订婚戒指，死乞白赖地想往大虎手指上套。结果我一个打滑摔在地上，铁环也叮叮当当滚落在地……

视频结束了。

这个我当时没看完的视频，后面竟然有这么一口惊天大锅。

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向大虎解释，更不知道该怎么回家。

加上我被医院处分、暂时停职，最近几天，我只能总去老刘的网吧晃荡。

那几天，我脑海里总是忍不住浮现出大虎的模样。

12

那天，我正在老刘网吧打游戏。没想老刘凑过来，居然问我借钱。

我有些纳闷，一个网吧，能用多少钱？

老刘这才和盘托出，彭嘉给他的钱，全都是小额贷款来的！今天债主已经找上门了。

我大吃一惊。

老刘通过债主才知道，彭嘉嫁给了一个富豪，的确衣食无忧，名牌傍身。但是，她能自己支配的钱却很少。圈里人都知道，这个富豪明确立下过遗嘱，财产只给自己的孩子。彭嘉努力了快一年，毫无动静。

「所以，她来找我借精子？可我的，跟富豪的，哪能一样啊？这不符合科学逻辑！回头一查 DNA……」

我严肃地向老刘科普起医学知识，老刘却打断了我。

「你读书读糊涂了！人家彭嘉哪是想找你借精生子，人家就是想通过上床，把你要挟住而已。你不是妇产科医生吗？做人工授精不是很容易的事么！你想想，你俩酒店里吃个饭，为啥还会有人偷拍？幸好你这人，还真是铁板一块，压根儿不上套。」

「幸好没上套！这上套了可就是要坐牢的。」

我把手机递给老刘——

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》

「第三条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机构中进行，以医疗为目的，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、伦理原则和有关规定。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、合子、胚胎。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。」

「得了吧，别那么假惺惺的。那还不是因为你傍上了富家千金？」

我疑惑地看着老刘：「富家千金？」

「诶，郑健，你没必要跟我装吧？涂可儿是富二代的事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」

「涂可儿是谁？」

「就你家那个房客啊！」

「大虎？」

「什么大虎啊！涂可儿，她爸，瓷砖大王涂鸿志。」

什么？我感觉自己的脑子不够用了，老刘还在那里喋喋不休。

「我第一次见到那姑娘的时候，就觉得眼熟！你跟我说她在酒店上班，我就觉得不太像。幸好我这人有雄心壮志，没事就研究企业家故事，虽然我看到的那个报道里，还是涂可儿十六七的样子，但是你仔细看，没跑儿，绝对就是她。」

我整个人都愣住了。

「郑健，真的，你这桃花运太好了。唯一有点问题的是……」

「是啥？」

「彭嘉嫁的有钱老头，就是涂鸿志。所以，彭嘉也是涂可儿的后妈。」

我一怔，感觉有些头晕。

我开始从头回想和大虎相识到现在的过程——

彭嘉找我的第一天晚上，大虎加了我微信；我和彭嘉后来谈借精生子这事儿见面，大虎第一次出现在我面前；平时大虎会偶然很自然地问我关于彭嘉的事情……

还有那张我和彭嘉那次吃饭被偷拍，彭嘉握着我的手，像「偷情」一样的照片，是谁拍的，昭然若揭。

呵，原来如此。

我心里面的怒火呼地冒起来。

但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更多的是觉得伤心，说不出的难过。

一旁，老刘还在唠叨，「反正，哥们现在有困难，你多少借我点儿。」

为了向老刘证明我没钱，我打开了支付宝，却发现了一笔我没注意过的转账记录，上面备注「房租和马桶」。

转账人隐去了姓氏，而名字的确是「可儿」。

13

回到家，大虎正在厨房做饭。

看到我回来，她关了火，让我赶紧洗手吃饭。

我看着大虎，因为做饭而热得小脸通红的大虎，轻轻地叫了她一声。

「可儿？」

大虎愣住了。

我，一个兢兢业业的妇科医生，为什么要经历这些！

接下来，就是漫长的对峙和僵持。

大虎不是磨叽的人，见我已经猜到，便把背后的缘由全都说明了。

她派人跟踪彭嘉，发现她行踪诡异地去医院，找我这么一个从没听说过的人。随后，她搞到了我的电话，加了我，引起我的注意，然后再跟到了我和彭嘉第一次见面的酒店，还拍下了我和彭嘉「偷情」的证据，打算作为之后搞坏彭嘉和她爸爸关系的武器。

但她没想到，当天彭嘉竟然也约了她爸爸来酒店。父女俩大堂相遇，说起彭嘉，又是一阵吵闹，大虎一气之下还砸了酒店大堂的花瓶，而我这个「奸夫」竟然前来英雄救美……

「我没想到，你能这么配合。比我自己设计的还好……」大虎嘟起了嘴，样子楚楚可怜，「我从没见过这么傻的人，傻得这么单纯，还会问我可不可以拉我的手……」

我不知道大虎为什么一副要哭了的样子。

事情都已经这样了，她为什么还要假装真情实感？

我郑健在她的眼里，跟在彭嘉眼里没区别，就是个滥好人、大傻叉、工具人！

「不是，我……」大虎很小声地想解释。

我被怒气冲昏了头，根本不想听她说。

「您还有什么要调查的吗？大虎警官。还在这里引蛇出洞吗？我跟彭嘉什么事都没有，您和您的父亲，能不能给我们这样的

普通人，一点点最后的尊严？」

我摔门而出，在路上狂跑十公里。我满头大汗，一定是汗水刺痛了我的眼睛，要不然我为什么想流泪？

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愤怒。我和大虎，不只是临时室友而已吗？

——那一周，我都是躲到网吧和老刘那边去睡的。

等我再回到家的时候，大虎果然不在那个屋子了。屋里和她有关的一切，全部清空了。

她走得干脆利落，就像她当初来这个家里一样。

家里恢复到最初的样子，连冰箱里的半听可乐都复原了。唯独那个装硬币的罐子，却被塞满了。

大虎再也没联系过我，就像她从来没有出现在我的生活。

14

一个月以后，我的医院正式成为了肛肠专科医院。

我被派到药房，负责分发药品。

我的职业之路遭遇天坑，最后干脆一咬牙，辞职决定考国外的医学院，出外深造。

似乎是老天爷在推着我做什么决定似的。

那段时间，我把自己的朋友圈功能卸载了。

我也不知道我不想看到什么。

又或者我不敢想起什么。

半年后，我收到了德国一所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。

家里人对我这个决定没有太多反应。

毕竟，男儿志在四方——他们只是给我买好了意外保险。

去机场的时候，我一直在磨蹭，迟迟不肯上安检。

去送我的哥们以为我是因为一把年纪突然离开家要去异国他乡留学，犯了矫情。

尤其是一向嘻嘻哈哈的老刘，看我这样也有些难受，还红了眼眶，抱着我各种絮叨，让我千万别因为洋妞，忘了他。

路过的人纷纷对我和他投来鄙夷的目光，以为我们是喜欢在公开场合亲热的龙阳爱好者。

过安检的时候，我被拦下了。

安检员翻出那罐硬币，说这个里面有不能过检的金属物质。

我一顿掰扯和解释，他却怎么都不让我带上飞机。

几个安检员都围了过来。眼看场面越来越失控，我没办法，只得放弃。

也是，不知道我在执念什么。

一罐硬币，也只是一罐硬币而已。

我坐在登机口附近的椅子上，安静看着窗外一架又一架飞机。

手机里，疯狂弹出微信——

「一路顺风，回来请吃饭啊！」

「去德国泡个洋妞，生个混血！」

但，那个属于大虎的头像，却从未亮起来过。

我握着手机，看着属于她的头像发呆。

经过一早上折腾，人也有些疲惫了，眼皮打架。很快，我在候机长椅上睡了过去。

在梦中，我衰老成了七十岁的老头——皮肤松弛、臃肿，眼睛也不再好使——孤独地住在敬老院里。

在一片夕阳下，我才再次看到了大虎。

她还是那么年轻漂亮，眼睛里闪耀着狡黠而智慧的光芒。

她向我走过来，蹲在我的身旁，抚摸着我的沧桑而干瘪的双手。

我想说点什么。大虎却让我什么都别说。

她只是笑，朝我一直笑。笑容温暖而清冽。

我也被她的笑容融化，感觉浑身暖洋洋的，而眼眶却似有咸而热的液体涌出……

我从梦中惊醒，眼见登机口已经没有人了。

大家都登机了，我在等什么呢？

我在等大虎，等机场响起广播——

「郑健先生，请你速速……三十秒内……赶到机场三号门。你的朋友，大虎女士在等你。」

或者，等她径直出现在我眼前，一把夺过我的行李，说：「走为什么不了一声？真不仗义。」

然而，这些都没有。

我上了飞机，发现这次的航班似乎没什么人，好多空位。

我随便找了一个旁边没人的临窗座位，放好行李，等待出发。

然而似乎因为外面的阴雨天，飞机迟迟无法起飞。

这时，不知从哪里滚来了一枚硬币，滚到了我侧边的座位边缝下。

我看了看，趴下去捡，却怎么都捞不到。

这时，似乎是空乘小姐的声音在背后响起：先生，我们就快起飞了，请您坐好。

我又用力往里面够了好几下，还是怎么够不到，那个声音在背后说：

「都要出国的人了，还这么贪小便宜，不怕出去给中国人丢脸啊。」

我一个激灵，想用力站起来，哐当一下撞到头，吃痛，蹲在地上。

那个声音嗤笑了一声。

我蹲在地上，背对着她，也笑了。

「这位小姐，捡垃圾可是很快乐的，你扔什么我就捡什么，不信你试试，看谁先穷怕。」

背后的声音咯咯笑着，然后一阵叮当的声音，一个铁环从头顶扔在我面前。

我手快，赶紧捞住，盯着这个小铁环。

「那你把这东西拿走吧，之前有个疯子喝醉了，把这一块钱硬币给凿空了，拿这个跟我求婚，要不是想告他诈骗，我早就想扔了。」她说。

我站起身，看到大虎，依然笑得那么狡黠、生动。

我抓住她的手，想把铁环套在她的手指上，却发现她的手指太细了，哪根都套不牢。

大虎耐人寻味地看着我尴尬的样子。

我嘿嘿一笑：「看来，回头得找个一分钱的小硬币。」

顺势，我把大虎紧紧抱在怀里，生怕她再跑掉。

大虎也抱紧了我。

「别想甩了我。」她这么说，笑容和我梦中的一样。

看着她，我再也忍不住，笑了起来。

（全文完。）

□ 彭彭满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